

探索人性

一種神學與哲學的途徑



In Search of Humanity
A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Approach
John Macquarrie

麥奎利 著
何光滬 高師寧 譯
研究系列

探索人性

一種神學與哲學的途徑

麥奎利 著

何光滬 高師寧 譯

道 風 書 社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研究系列・333

策劃 楊熙楠

探索人性

——一種神學與哲學的途徑

作者 麥奎利
譯者 何光滬 高師寧
執行編輯 汪麗娟 殷子俊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件：publishing@iscs.org.hk

中譯本版權 © 2014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書之部分製作費用由魏晨先生及趙瑩女士贊助。

2014年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貯存或傳送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Research Series 333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In Search of Humanity

A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Approach

by John Macquarri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HE Gaunghu & GAO Shining

This publication is funded in part by Mr. WEI Chen and Ms. ZHAO Ying.

Chinese edition © 2014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Published by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14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13: 978-962-8911-98-1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RESEARCH SERIES 333

In Search of Humanity

A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Approach

John Macquarrie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

策劃 楊熙楠

文庫學術委員

(以中文姓氏筆劃順序)

王曉朝

北京 清華大學哲學系

李秋零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陳佐人

美國 西雅圖大學神學及宗教學系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文庫學術顧問

ACADEMIC ADVISORS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柯林斯(Adela Yarbro Collins)

美國 耶魯大學神學院教授

奧特(Heinrich Ott)

瑞士 巴塞爾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舒士拿—費奧倫查(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教授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德國 慕尼黑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福特(Bruno Forte)

意大利 那不勒斯大學神學系教授

羅明嘉(Miikka Ruokanen)

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神學系教授

約恩森(Theodor Jørgensen)

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施賴特爾(Robert J. Schreiter)

美國 天主教神學研究院神學系教授

考夫曼(Gordon D. Kaufman)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泰森(Gerd Theissen)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院教授

烏爾蘇拉·金(Ursula King)

英國 布里斯托爾神學及宗教研究學系榮休教授

田樂道(Notto R. Thelle)

挪威 奧斯陸大學神學系教授

漢斯·昆(Hans Küng)

德國 圖賓根大學普世宗教研究所榮休教授

特雷西(David Tracy)

美國 芝加哥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麥格夫(Alister McGrath)

英國 倫敦大學英皇學院教育及專業研究系教授

韋爾克(Michael Welker)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系教授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德國 圖賓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總序

歷史地觀之，基督宗教有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前者指基督教會的形成及在諸民族社會中的傳入和生長過程；後者為基督信仰在神學、哲學、文學、藝術中的思想性歷史表達。基督宗教的社會層面和思想層面儘管相關聯，仍各具不同的形態。

基督教思想成形於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時有希臘語思想者和拉丁語思想者（希臘教父和拉丁教父）假希臘化哲學思想和羅馬哲學思想，表達對基督事件之認信，開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世紀，基督思想在拉丁語文化中與古希臘思想再度融糅，形成歐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來，基督新教隨宗教改革而衍生，民族國家形成，基督思想遂與歐洲諸民族語言文化融糅，形成風貌各異之基督思想。俄羅斯則直承早期希臘語基督思想，形成獨特的俄語基督思想（東正教思想）。近百年來，隨肇始於歐洲之社會現代化過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亞洲，產生漢語、韓語、日語之基督思想。

語文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質超逾民族性，形態卻俛依於民族語言織體。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語文思想個性。基督思想歷近兩千年語程，迄今仍在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結構要素。

翻譯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辰，「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語言至翻譯西典時，而又苦其不足。」（王國維語）中國學界百年翻譯之業為漢語思想走出自我封閉，拓展自身開闢了途徑。四十年代，美國神學家、漢學家章文新博士創設「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翻譯計劃，與中國神學家謝扶雅教授等共同從事，至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開創了基督教思想典籍的漢譯事業，令學術界感佩。同時，《集成》也有歷史局限：選題系統性強而譯述零碎（不少典籍為節譯）；漢譯表達不盡人意；對十九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思想學典顧及不足。最令人遺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預定規劃而終。

本文庫願繼前輩學者漢譯基督教思想學典未盡之業，以補漢譯泰西學術中迄譯基督教思想學典之不足。文庫定名為「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表明僅涉及基督宗教的思想史文獻，旨在積累歷代基督教思想的漢語學術典藏。

本文庫以翻譯為主，分三個系列：

- I. 古代系列（希臘化時代至中古末期基督思想文獻）：含希臘語早期基督思想和中古拉丁語基督思想的典籍。
- II. 現代系列（從十六世紀至當代基督宗教的神學思想文獻）：含近現代西方各民族語文之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的基督思想典籍。
以上兩系列亦包括猶太教思想和漢語基督教思想文獻。
- III. 研究系列（近現代研究基督思想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含近現代中西學者以人文—社會科學語境中對基督思想的研究典籍。

雖然基督宗教思想之傳統是在不同的信仰群體內建構生成的，但神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在現代學術語境中亦躋身於公共大學和文化建制，形成兩種個性不同（但不一定相悖）的論述取向。為此，現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之主要分野為著述之取向，若偏近大公教會神學傳統者屬現代系列，若偏近人文－社會科學維度者則屬研究系列。

現代學術（人文－社會科學）的首要任務是，以知識學的原則和方法檢審歷史和現實中的思想和社會，盡可能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地研究人類的意識理念和生活樣態。在這種學術形態中，基督教神學作為一門傳統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學術不僅是歐美思想文化的傳統並迄今仍為其基本結構要素，亦已成為漢語思想及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現代學術的角度，研究基督教의思想和社會之歷史和現實，是漢語學術界的一項任務。

文庫之編譯工作由中國人文學者從事，編譯者願承中古漢語學者為豐富漢語思想文化傳譯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蟲之為珊瑚與羸蛤之積為巨石也」（章太炎語）。

漢語學術思想值現代轉型重鑄之際，文庫願益於漢語思想之豐碩，不負漢語學術之來者。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中譯本導言

何光滬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甚麼是人？人是具有「人性」的動物。那麼，「人性」又是甚麼？

我們是人，那麼，我們生來都具有人性，一勞永逸地具有人性嗎？假如是這樣，為甚麼會看見一些人「滅絕人性」，一些人「禽獸不如」？

我們都是「凡人」，都相信「人人平等」，不過，我們也都看到「人同人不一樣」——為甚麼有些人的行動可以「超凡脫俗」，有些人的人格令人「高山仰止」？

我們都知道「做人」很難，都知道人生艱辛。正如無人不會犯錯，無人不會生病，同樣無人沒有苦楚，無人不會死亡——那麼，億萬蒼生，千百年來，為何還要行此險路，受此磨難，為何還要樂此不疲，努力「做人」？這樣的艱苦卓絕，意義何在？這樣不畏險阻，目標何在？

所有這些問題，所有這些難題，已經有無數的人做了無數的回答，也有無數的人並不在意，或並不滿意那些回答。

但是我想，讀者手裏這本書給出的回答，肯定值得你的注意，值得千千萬萬的人注意；肯定值得你思考，值得千千萬萬的人思考。我甚至可以說，即使你不全滿意其中的回答，你也會再次對這些生死攸關的問題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這位作者探索人性難題時不懼繁難、直面一切的堅毅沉着，分析人生處境時抽絲剝繭、鞭辟

入裏的透徹精闢，還有他對已有種種理論學說的了然於胸，對各家各派哲學神學的取精用宏，眼光之高遠，境界之開闊，論述之平易，語言之樸實……所有這些，使得此書成了我見過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有啟發性、最值得反復閱讀再三思考的探索人性、分析人生的傑作。

一、

作者麥奎利（John Macquarrie, 1919-2007）是當代最傑出的神學家兼哲學家之一，不過我還想說，他更是現在和將來在這世上行走的所有人很難遇到的一位和藹可親又能答疑解惑的好老師、一位善解人意又能鼓舞人心的好旅伴！

麥奎利（他的朋友同事們都親切地稱呼他早年的凱爾特語[Celtic]名字「伊安」——Ian）一九一九年六月生於蘇格蘭閉塞的海岸小鎮倫弗盧（Renfrew）。在那個幾乎「天然地」具有宗教虔誠的邊遠地區，他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校接受最早的教育。他在自傳性的《論做神學家》（*On Being a Theologian*）中回憶說：在家鄉的凱爾特人基督徒看來，「上帝並不是遠在高天之上的一種力量，而是近在自己周圍的一種存在……凱爾特人基督徒每天都生活在同聖徒們的交流共融之中。即便是劃着小船去釣魚的時候，聖徒們也伴隨在身邊」。¹這種從埃留金納（Eriugena）直到拜里（John Baillie）的眾多蘇格蘭神學家所表現的凱爾特傳統，對麥奎利後來用上帝之「內在性」（Immanence）來平衡上帝之「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神學思想，也許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以優異的成績從派斯雷文法學校（Paisley Grammar School）畢業之後，麥奎利十七歲時進入格拉斯哥大學

1. John Macquarrie, 《論做神學家》（*On Being a Theologian*; SCM, 1999），頁8-9。

(Glasgow University)。他二十一歲畢業時，獲得了心靈哲學領域一級優等學位，以後又學了三年神學，並取得了長老會牧師資格。但他當時對哲學興趣更大，而且因為不願利用牧師身份合法逃避兵役（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謝絕了到劍橋大學研究神學的獎學金，並在二十四歲時（1943 年）自願加入皇家陸軍的牧職部門。一九四五年他曾在被俘的德國牧師幫助下，協調為德國戰俘提供宗教服務的工作（他少年時代曾依靠英國廣播公司廣播自學了德語）。一九四八年他擔任教區牧師，一九四九年同家鄉的姑娘詹妮（Jenny）結婚。

此時，他已按格拉斯哥大學神學教授里德爾（John Riddle）的建議，在該校師從著名神學家亨德森（Ian Henderson）攻讀博士學位。他一九五四年提交的博士論文在一九五五年出版，題為《存在主義神學——海德格爾與布爾特曼之比較》（*An Existential Theology: A Comparison of Heidegger and Bultmann*）。²布爾特曼親自為之寫了「鑒定書」，稱年輕的麥奎利為「一流的思想家」，具有「傑出的闡釋能力」，又說很少看到對自己的意圖與工作如此不帶偏見而又深入透徹的理解。他不同意麥奎利對他的批評，但卻說：「必須承認其批評不僅公平、敏銳，而且觸及到的確成問題的、必須在今後的討論中加以澄清的那些方面。」³這位大師還稱讚麥奎利對海德格爾「常常很難理解的思想」，具有「簡明清晰地展開呈現的罕見才能。」⁴確實，在筆者多年前讀到麥奎利寫的小冊子《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時，那感覺就好像一顆費了很多力氣卻敲不開的核桃，被他輕鬆地剝開，並把分成兩半的核仁，送到了我的嘴邊！

2. 中譯本由成窮譯出，香港道風書社二〇〇七年出版。

3. Macquarrie, 《論做神學家》，頁 18。

4. 同上。

當然，他之所以有如此功夫，除了他那「探討一個難題，就要把它解決」的天性和天資，還由於他翻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所付出的「汗水、眼淚」和所獲得的成功。海德格爾此書號稱「不可翻譯」，德國人也很難讀懂，但是帕提森（George Pattison）評論說：正如第歐根尼（Diogenes）用自己走上走下的動作，反駁了愛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對運動的否定，麥奎利和羅賓遜（Edward Robinson）的翻譯本身，也駁倒了這種「不可翻譯性」。⁵麥奎利對海德格爾的鑽研，當然對他早年的「存在主義」傾向有重要的影響。但是也應該看到，他後來對另外兩位大師蒂利希（Paul Tillich）和拉納（Karl Rahner）的研究（當時拉納爾的著作還沒有英譯本，英國人一般不知道他），對於他形成自己的神學和人學也有影響。當然，麥奎利從來是眼光開闊、胸懷開放的「世界主義神學家」，從來不局限於一家一派，而是不拘一格、博採眾長的學者。

整體而言，在麥奎利學術生涯的第一階段（1948-1962），即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攻讀、教學、翻譯、寫作的早年時期，他的興趣先是英美的新黑格爾主義或絕對觀念主義，後又轉向歐陸的存在主義。他對歐陸的存在主義哲學尤其是海德格爾的哲學，以及存在主義神學尤其是布爾特曼的「非神話化」神學的深入研究，不但在英語世界領先，而且有引進之功。

但他並不局限於所謂實存關切（*existential concern*），不局限於對實存或人生（*existence*）⁶的分析，而是同晚期海德格爾類似，要從人生分析走向本體論

5. George Pattison, 〈譯海德格爾〉（*Translating Heidegger*），載 Robert Morgan 編，〈探索人性與神性〉（*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London: SCM, 2006），頁 57。

6. 本文所謂「人生」，實際上就是有關哲學術語“human existence”之所指。

(ontology) 或存在論。另一方面，他通過比較研究海德格爾和布爾特曼，肯定了在現代世俗社會中用存在主義哲學方法來表達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在這一時期，他除寫作了許多哲學和神學論文之外，還出版了《存在主義神學》(London: SCM, 1955) 和《非神話化的限度》(*The Scope of Demythologizing*; London: SCM, 1960)，基本上完成了《二十世紀宗教思想》(*Twentieth-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 London: SCM, 1963, 2001) 的寫作，並與羅賓遜合作翻譯出版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London: SCM, 1962)。對於一些以為麥奎利只是在重複海德格爾的人來說，帕提森的這一評論是十分重要的：「對於本真性——信仰——的一種基督教體驗，看來也會質疑《存在與時間》本身的許多觀點。因為，正如麥奎利對於布爾特曼把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翻譯』成基督教神學的批判性評價所表明的，要公正地判斷基督教本身要說的一切，不僅僅是關於上帝，而且還有關於人生要說的一切，海德格爾所提供的關於人生的觀點是太貧弱、太簡單化了（《存在主義神學》，尤其見頁233-246）。」⁷他還繼續評論道：「基督教神學對海德格爾的翻譯（『翻譯』一詞既要理解為通常意義的翻譯，還要理解為『翻譯—解釋』）將永遠是同海德格爾自身文本的批判性和論證性的相遇……這是能夠為翻譯事業提供適當基礎的唯一可能的對文本的理解……《存在主義神學》恰恰是對於海德格爾的人論和存在論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到基督教神學的世界之中所做的一種批判性說明。」⁸

7. 同上，頁65。

8. 同上。

二、

一九六二年，麥奎利應邀到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擔任系統神學教授，這可視為他的學術生涯第二階段（1962-1970）的開始。

紐約協和神學院以自由開放著稱。世界頂級神學家蒂利希和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都曾在此任教，他們的學說都同存在主義思想有某種關聯。該院教授西恩（Roger Shinn）和諾克斯（John Knox）也接近存在主義或布爾特曼的《新約》詮釋學。所以，麥奎利到此工作，真可謂得其所哉。

麥奎利在該校教神學導論，另外還講授終末論、救贖論、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宗教思想、《存在與時間》和海德格爾晚期著作等課程。這些教學和研究的成果包括前面提到過的《二十世紀宗教思想》（1963, 1971, 1981, 1988, 2001），⁹《基督教存在主義研究》（*Studies in Christian Existentialism*, 1965, 1966），《基督教神學原理》（*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1966, 1977, 1979, 2003），¹⁰《談論上帝》（*God-Talk*, 1967, 1994），¹¹《新神學新觀》（*A New Look at the New Theology*, 1967），《上帝與世俗性》（*God and Secularity*, 1968），《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968），《祈禱乃是思索》（*Prayer is Thinking*, 1969）和《倫理學的三个問題》（*Three Issues in Ethics*, 1970）等書。此外，他還主編了《關於教會合一的現實思考》（*Realistic Reflections on Church Union*, 1967），《基督教倫理學詞典》（*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Ethics*, 1967, 1984），《當代宗教思想家》（*Contemporary Religious*

9. 中譯本由何光滬譯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

10. 中譯本由何光滬譯出，香港道風書社一九九八年出版，上海三聯書店二〇〇七年出版。

11. 中譯本由鐘慶譯出，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Thinkers, 1968) 等書，撰寫了許多詞典或百科全書的詞條，以及大量的論文。

在此期間，麥奎利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圓融，並加入了在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堅持中庸之道的聖公會。他在《二十世紀宗教思想》中對兩百多位有代表性的神學家、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甚至自然科學家與宗教相關的思想，進行了簡明扼要的介紹，做出了深刻中肯的評價。在《基督教神學原理》中，他在思索基督教神學基本原理與現代諸多哲學、文化和宗教思潮的基礎上，提出了基督教神學在新形勢、新環境之下的新任務，即「不僅要表明基督教信仰的內在一致性，表明各項教義如何構成一個整體，而且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同現代世界中我們所持有的很多其他信念和態度之間的一致性。只有完成了這些任務，這種信仰才能被理智地維持，才能與全部人類生活結為一體。」這部「一卷本的神學大全」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哲理神學」（philosophical theology），地位相當於傳統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第二部分「符號神學」（symbolic theology），地位相當於傳統的「教義神學」（dogmatic theology）；第三部分「應用神學」（applied theology），地位相當於「實用神學」或「實踐神學」（practical theology）。他在此書中把所謂「實存論—存在論」方法全面系統地運用到神學的所有主要部分和主要論題之中，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一方法或思維原則確實有助於完成前述神學的兩大「任務」。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他絕不是毫無批判地對待「現代世界中我們所持有的很多其他信念和態度」，更沒有去表明基督教與之有甚麼「一致性」。例如，他在書中批判了弗洛伊德和薩特之類的無神論，批判了所謂「上帝之死」神學。他在紐約期間對一九六八年學生造反運

動中的極端觀點毫不附和，而且以加入聖公會表明了自己的「中庸之道」並向「大公教會」靠攏。他的《談論上帝》一書則深入討論了當代神學最大的難題即語言問題。面對分析哲學尤其是邏輯實證主義對神學的挑戰，麥奎利努力解決了談論上帝的可能性問題，詳盡考察了神學的語言和邏輯，表明了各種類型的神學語言的意義。

姑且不論他在此一時期的其他大量著述，僅僅上述三部著作已經表明，他的理論是在認真思考、批判和融匯各家各派宗教思想和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說他做學術是站在「巨人肩上」，他的學術貢獻是「更上層樓」，絕非客套、老套，而是恰如其分。

三、

一九七〇年，麥奎利應牛津大學之邀返回英國，擔任了欽定瑪格麗特夫人神學講席教授（Lady Margaret Professor of Divinity）。以往，這一教席是由教父學方面的學者擔任。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牛津學界認為現代神學在課程中的地位應該上升，而且學校又設置了哲學與神學聯合學位，所以該講席選舉團選出了在現代哲學和神學兩方面造詣突出的麥奎利。一九六九年選舉結束後發出的邀請函，還附上了新任基督堂學院院長（Dean of Christ Church）、欽定神學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Divinity）查維克（Henry Chadwick）力勸他就任的私信。所以，按照《探索人性與神性》（*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一書的編者摩爾根（Robert Morgan）的說法，雖然麥奎利的家庭在紐約生活很好，他自己也不會因紐約學生一九六八年「造反」和協和神學院相關的紛爭而退卻，但他還是到了牛津，這個最適合他的地方，在那裏度過了碩果累累的下半生，直至二〇〇七年去世。